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二回 移姐屍郭英圖賴 蟒蛇賊推櫃入河

姐弟原是一母生，為著討銀犯競爭。 若是思念同胞義，焉能命喪歸陰中。

話表二人茶罷，岳氏禮垣問道：「外甥為何未來？」郭氏玉蓮見問，止不住淚如雨下。岳氏禮垣口呼：「姐姐，你傷心悲痛，莫非是你的胞弟得罪你了？那是不成材料之人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。」郭氏玉蓮一聞此言，哭得更慟。郭英自外而來，拉著官腔說：「是誰在樓上啼哭？」上得樓來，一看是他姐姐，遂說道：「不用講了，你是來家給狗頭姐夫找面子來了，是呀不是？怎麼許他放火，就不許我點燈。」郭玉蓮說：「什麼叫點燈放火？皆是閒話。」郭英說：「姐姐，你想我背運之時，我往你們家中去，那個窮酸嫌我窮，一見面他說：『大舅退後些，你那身上窮味薰得人腦漿子疼。』罵得我羞愧難當。昨日他到我家，我不過是還他前者待我太薄的那一場羞辱，他就惱了。」

那時姐姐你看不過，款待我酒飯，不然兄弟我下不了台。這是我依樣畫葫蘆。」郭玉蓮說：「你是小人之心，鼠肚雞腸，立刻就還席。我今來家不是給你姐夫找面子，也不是向你講誰是誰非之理，一切不論。我們度日艱難情形，大料你也盡知，我來向你那所借的一千兩銀子來了，再算一算利息。」郭英聞言，暗自思想：「若按本分利，我須若干銀子給他，我好不容易掙的家當，豈肯分給她一少半。咳！我寧惱了親戚，焉能捨了財產。」

想到這裡，遂將臉一沉，把眼一翻說：「姐姐，算什麼利息？」

我向你借什麼銀子？我和你未有不清楚之事。」郭玉蓮問：「三年前你從我那裡借來一千兩銀做買賣，原說除水分利，而今已經三年，本利不見。快算清楚我好還家。」郭英說：「莫非姐姐你放刁嗎？你向我討銀子，你給我什麼銀子？是桃銀子？是杏銀子？這是哪裡說起。」郭玉蓮問：「大舅莫出此戲言。」郭英說：「我豈有戲言之理。」郭玉蓮聞言，只氣得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怒從心起，痰從肺生，瞬息之間，鼻唇昏青，從椅子上嘔倒於地上，忽聞那咽喉之中，唵嚕唵嚕響了數聲，絕氣而亡。

郭英夫妻二人一見玉蓮氣死，只唬得魂飛魄散。郭英口呼：「賢妻，這件事非同小可，俗語有云：『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』我姐姐既死在咱家，李興周若知道信，必不肯與咱甘休善罷，不如給他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言罷，遂吩咐家中闔宅上下人等：「今日這件事不准傳揚出去，若洩漏消息，必把爾等致死。今日賞每人十串錢。」吩咐已畢，闔家上下人等領賞，哪個敢透一透氣。

郭英把緊身小襖穿妥安，把跟腳之鞋蹬上，候至街上寂靜無人之時，又兼天陰，遂吩咐家丁槽頭牽馬，將馬牽到，郭英把郭氏玉蓮屍骸馱在馬上，牽出大門，不多時來至李興周門首，把郭氏屍骸放在李興周門首，飛身上馬回家去了。

且言李興周見日落西山，不見妻子回家，心欲去迎，小全喜又哭，候到天交二鼓，小全喜方睡著。李興周方得空把房門倒閉，開開大門，心中惦念，惟恐姐弟爭吵，急向外走，絆了一腳，用手一摸，乃是一個人躺在門前，問著不語，進屋把燈端出一照，見是自己之妻已死了，大驚，又不敢哭，恐鄉約地保知曉，有些不便，有心藏匿，又恐郭英告狀、訛詐。左思右想，無法可使，心亂如麻，並無主意，真是當局者迷。暗想：「不如先扛到屋中再作道理。」遂把郭氏玉蓮屍骸搬在屋內，放在牀上，出來關上大門，回至屋中，還未落座，忽聽外面兵乒叫門。

這原來是郭英回到家中，換了衣服，來探聽動靜。來至李興周門首，不見他姐姐屍骸，就知李興周給掩藏了。又見大門緊閉，心中有了准了，遂即拍門喊：「開門來，開門來。」

李興周聽得有人叫門，只疑是鄉約地保知覺，細聽是郭英的聲音，暗說：「不好，不如將妻屍身藏在櫃內，他進來時聽他說何言語，再作道理。」想罷，急忙把妻屍身藏匿櫃內，然後出屋故意問：「半夜三更，是何人叫門？」郭英答言：「是我。」李興周說：「當是誰，原是大舅來了。」遂把門開放，郭英近前作了一個揖，口呼：「姐夫，昨日小弟吃酒太多，醉了。」

得罪了姐夫你，理當即刻登門賠罪，適遇知縣請弟吃酒，吃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家。拙荆迎門向我說：『咱姐來家借銀子。』我問借給姐姐多少銀子，拙荆說：『你未在家，沒借給。』我說：『你這老婆做不出一點正經事來，常言道：親故親故，不親不顧。或多或少，當借給姐姐幾兩銀子，才是同胞姐弟情腸。』拙荆說：『明日送去也不遲。』我說雖然如此說，咱姐姐是女流之輩，見未借給她銀子，心中必然不悅；不如我拿著兩個元寶送了去，一來省得姐姐不悅。二來昨日得罪姐夫，前去賠情。

因此不論白日黑夜，前來送銀賠情。」

李興周聞郭英這一片甜言蜜語，滿口是至親之情，其心不良。「我若說他姐姐死得不明，『他必不與我甘休善罷，我不如將錯就錯，乃為正格。』」想罷，口呼：「大舅，你所說皆是假話，昨日你姐姐見我回心轉意，發奮讀書，便說：『三年以前你借去一千兩銀子，至今本利未歸。』你姐姐今日早晨去你那裡討銀子來，好度日月。自清晨去的，或多或少就該給你姐姐拿回來才是。我正疑惑，夜晚不見回家，其中必有緣故。你還說你姐姐回來了。你不信，你到屋中瞧去，我因你來，我將她藏起來不成。」郭英聞言，說：「李興周，你說這話我明白了，想必是你逼我姐姐到我家借銀子，見她空手回來，你發怒把我姐打死，將屍骸掩藏。你欲圖賴是與不是？李興周，我合你私下難辨情理，只得當官分個明白。」言罷，出門徜徉而去。

李興周見郭英去意不善，遂把房門鎖了，連忙去找至友商量，寫一張狀詞，明晨先去告郭英。想罷往大街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河南八府有八個飛賊，叫作虎、豹、豺、狼、蛟、龍、蟒、蛇，終日殺人劫庫，被官派差訪拿，六名逃走，蟒、蛇二賊在河南存留不住，來至同雲縣藏身。這夜二賊從李興周門前經過，蟒賊說：「兄弟，咱二人手中空虛乏用，你看這家忘了關大門，不如咱們進去看，若有銀子，拿他幾兩；若無銀子，拿他幾件衣服或當或賣了作盤費，有何不可。」

二賊進了大門，見房中有燈光，但房門鎖著，知房內無人。

把鎖擰開，見牀上只有三四歲娃童困睡，抬頭看，有一隻大櫃鎖著，二賊暗想：「櫃裡必有銀錢。」抬了一抬甚重，大約銀錢不少；有心開櫃，又恐外面進來人，有些不便。二賊只得把櫃搭出大門，往僻靜之處搭，搭到黃河岸，天色已有曙色，二賊搭得慌張，將櫃內郭玉蓮屍搖得這口濁痰活動，吐出外，「咳啣」一聲。

原來，這郭氏玉蓮非是郭英打死的，是痰往上壅塞堵了喉嚨，郭英兩口心一慌，並未摸一摸有微氣否，他就將他姐姐屍身送到李興周門首。這李興周見妻屍，也不知還有微氣。這二賊偷盜，不知櫃內是何物，搭著就走，走到黃河岸邊，這郭氏玉蓮工夫已久，又搭上木櫃屢屢搖動，這口濁痰已活動，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濁痰，「咳啣」了一聲。二賊一怔，低聲說：『這櫃內是死人還魂，非是銀錢衣物。』二賊一怒，把櫃推入河中。

不言二賊徜徉而去，且言玉蓮在櫃內睜眼一看，黑洞洞不知是何所在，用手一摸，像似一張大櫃，暗想：「為何我在這裡頭。」又聞水聲潺潺，身體在櫃內忽上忽下，不由得兩眼垂淚。真是命不該絕，從下流來了一隻打魚之船，這漁家見河上漂下大櫃，心中歡喜，暗想：「櫃內必有衣物。」雙手搖櫓，划至櫃前，一伸手把櫃用力拉上船。郭玉蓮被漁翁救上船，有了命，這且慢表。

再言郭英出了李興周的大門，也未回家，竟奔到同雲縣請代書先生寫了一張呈詞，正遇劉知縣升堂，郭英在堂下喊叫「冤枉」。知縣抬頭一看，見是郭英，望下問：「郭相公有何冤枉？補狀上來。」郭英說：「監生有狀。」知縣說：「呈上來。」

衙役答應一聲，接過呈詞，放在公案，劉知縣展開觀看，上寫：具稟監生郭英，二十二歲，住十里堡。為訛詐不遂，謀殺生姊，隱匿屍身，懇恩傳追屍身以做刁頑事。竊生胞姊自十九歲嫁與李興周為妻，今已二十五歲。李興周不務正業，好交匪人，將萬貫家產浪費已盡。伊逼迫髮妻向生家索討銀兩，聲稱生借過伊之銀千兩。生並未借伊之銀。

生之胞姊回伊家去，生默想胞姊日晚回家，生不放心，今晨赴伊家看視胞姊，伊稱並未回家，又口出不遜，豪橫無比。生懦弱不能理論，默想伊必然殺害生姊，圖賴屍骨無存。不得不叩乞老父台恩准傳追屍骨，以雪覆盆，以慰冤魂，則感大德無涯矣。上叩。

劉知縣觀罷呈詞，眼望郭英，口呼：「郭相公，據你狀詞所言，此事若實，李興周可有罪名了。」即刻標了票紙，令值日頭役去傳李興周。差役還未下堂，忽聞堂下有喊「冤枉」之聲。劉知縣吩咐帶上堂來。李興周走近堂口，身打一躬，口尊老父台給生員作主，遂將東帖呈上，知縣展開觀看，上寫道：具稟生員李興周，年二十八歲，住李家村。為喪心昧良，謀害親姊，隱匿屍骸，反行抵賴，懇恩傳究嚴訊以救蟻命事。竊生員祖遺家業，可以養生。內弟貧寒無依，三年前生員之妻郭氏背生員借給郭英白銀一千兩，伊從此致富。現今生員家業中落，生員之妻郭氏回娘家向伊弟郭英討銀，並未回來。郭英反向生員，問伊姊回家來如何不見我姊之面？生員言回娘家向你討銀未回，如何反來問我，大約將你親姐謀害，向生員圖賴，生員不得不叩乞老父台恩准嚴究郭英，追尋生員之妻郭氏下落，以儆刁頑，則感大德無盡矣。上叩。

劉知縣閱完狀詞，見兩張狀詞皆有理，遂將兩告訊了一訊，吩咐三班頭役將兩告暫且押下去，明日嚴審，審出誰是誰非，按律定罪。言罷退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